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回 兩點龍淚灑成望娘灘 一柄仙劍刺破箴龍眼

卻說二郎神心血忽潮，已知平和化龍之事，又見一道冤氣，瀰漫太空，料道平和吃這官長的虧，必思報仇雪恨，萬一龍身一轉，這灌口地方二千里內，完全可成大海。忙命黃巾力士護法神兵，速去把孽龍打入深潭，切莫傷他性命。力士神兵奉了法旨，起在空中。正見那龍怒目張眉，尚在平家屋頂之上連連下望，似乎戀戀不捨的光景。剛想施展法力，早有縹緲真人駕雲而至，向力士們笑道：「列位不消費心，小道和此物卻有一段因果，請列位把這事交給我辦。回去復旨吧！」力士們見是真人前來，不敢有違，躬身退去。縹緲真人把那龍帶到水面，唵唵有詞，喝聲：「水底老龍，你的化身到了，還不出來！更待何時！」言畢，一陣大風，起於海面。深水之中，又飛起一條同樣的龍，卻是有形無體的一個影子。兩龍相遇，宛如舊識，真人揪住龍影，向半空的龍頭，連拍三下。一霎時，龍形全消，兩龍合一。真人吩咐道：「從今潛修五□年，可登天庭，受敕封。如有胡為暴行，我必以飛劍斬汝。」那龍恭受法旨，點頭道謝。剛待下水，心中兀自捨他娘，禁不住回顧三次，滴下兩點龍淚。淚灑之處，頓時變成海灘。至今灌口地方，還有這灘的遺址。千古相傳，稱為望娘灘。就是這個典故。閒言慢提，再說縹緲真人把一樁公案辦了，駕雲而起，想歸他的洞府。雲頭剛起，忽見一朵彩雲冉冉而至，迎面一看，原來是師兄火龍真人。二仙停住雲間相見。火龍問道：「師弟何來？」縹緲笑道：「就為那孽龍之事，才得了結，想回衡山洞府去等候師兄，辦好龍案，一同繳旨去。如今你的事情怎麼樣了？」火龍笑道：「你辦的是化龍，究竟通達靈性，容易打發，我辦的是繩龍，和你音同字不同，差這一點兒，卻多費許多手腳。如今正要前去東海，幹這公案咧！」縹緲也笑道：「正該快點去辦！不久下界大遭水劫，治水聖人快要出世，將來水陸界劃清楚，就是這兩條孽龍出頭之日了。若再遲延，誤了他們功果，可不是你我之罪？祖師面上，怎麼交代得過！」火龍大笑道：「你這野道，幾時學來這套風涼話兒！你把輕而易為的事情辦好，卻來我面上打這官話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說得縹緲真人大笑起來。二仙舉手而別。這火龍真人便向東南，直至東海岸上，辦他的公事去。

若說這件公事的起源，卻和上文所說那條孽龍差不多的時候，作者自恨一雙手，寫不得兩邊事，只好說了一樁再說一樁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。原來火龍真人所說的繩龍，就出在東海之西，錢塘江內。如今的浙江省中部地方，有一處淺淺的水灘橫在錢塘江上下游之中，今人都稱七里瀧水。水淺灘急，行船不易。有時逢著大風，駛行便比較容易，所以歷來有兩句傳說，叫做：「有風七里，無風七□里」。這話凡是錢塘江船戶和兩岸居民誰不知道，這是後來的話。若在上古時候，卻不叫七里瀧，稱為伏龍潭。這個取義，不消說，就因本書所說的繩龍，曾在此間潛伏的緣故了。再說繩龍之稱，不過是火龍真人一句戲言。其實這個繩字，還是似是而非。按其實，乃是一條絕粗絕大的箴繩纜。彼時伏龍潭的名稱，既不曾發現，作書人也不曾考據到那個最初的潭名。總之這地方是錢塘江最深之處，所以稱為潭。古時器物粗陋，人民所用舟楫之類，也不甚完備，況且遇此深潭，危險可知。他們沒法可想，只有連絡起許多大船，同進同退。一則增加船身的力量，免被巨風刮去；二則人手既多，照應易周。這等法子，別說他們笨拙，即如現在開明之世，那批鄉人駛行木筏，也還沿用這個規矩咧。不過現時所用聯絡各船的器具，多已改為鐵鍊。彼時卻統用箴纜。這是今昔不同之點。自從聯船之制發明以來，果然安全了不少。江中行舟，已不見得失事。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危險，就像這成龍的箴纜，即因數條大船，卒遇大風，沉沒潭底，船中人畜，果然一時三刻，死得乾乾淨淨。就是比較堅固的一應竹器具，和木板制成的巨大船身，不上幾年，也因霉而腐，因腐而化，和潭底土泥成一種混合性質。不料百物皆化之後，獨獨留下那條鎖船的箴纜。忽然大大的自由自在起來，有時浮到水面，漂個□里八里；有時沉下水底，躲個三年五載，看看過了三百年，不但不見腐化，反而閃閃生光，隱隱見彩起來。這個因箴性本較竹木雜物來得堅韌，而且體質不重，易於浮起，時而受日光之鍛鍊，時而受月華之沈浸，歷年既久，竟成一種轉世的生物，有機之靈體。正是日月無意栽培他，他卻得了天地自然之陶成，居然也成了一種龍體。渾身鱗甲和口鼻鬚鬚，無不完全。只差沒曾把眼目修煉出來，所以升沉出入，雖然活靈活現是條生龍，卻究竟苦於張不開眼，瞧不見花花世界、芸芸眾生，每天瞎動瞎撞摸點水產物類充腹。因他龐然大物，修煉有素，那些普通魚蝦之類，怎能和他一抗。每逢這瞎龍張口之時，少不得大批兒送到他的肚子裡去。一年到頭，經他殘殺的生物，自然數說不盡。可喜他早通靈性，夙種善根，除了飽食魚蝦之外，從沒吞舟傷船和噬食生人之事。不過身子太大，偶一轉側，就免不了作浪興風。有時因瞎眼之故，瞧不見世上人物，碰到舟船過此，略一現形，也夠嚇破人類的魂膽。這是無可如何之事。瞎龍雖無心闖禍，而受害之人也恨不在少數。

也不曉是哪一時代，什麼年月，這位火龍真人，曾和兩位在朝作宰的正人，舟行過灘，正遇這龍出現，一霎時，天地暗黑，日月失明，那真人的坐船也隨著顛簸起來。真人怒道：「這是什麼孽畜，擅敢在此作祟。當喚兩岸土地的問題。土地們便把實在情形和這龍的來頭性情告訴真人。真人笑道：「一條練繩怎敢如此無禮！」那兩位宰官就問：「可有法子治他？」真人點頭道：「小小畜類，何足當我一劍！只可惜他修煉多年，又沒做什麼壞事，所以不忍除他！」宰官都道：「此等畜生有什好心，現在他還沒有眼睛，幹不出什麼歹事。等他修成眼目，便如虎生雙翅，凡人安能抵禦。就是法師再要收拾他時，也沒今天那麼容易了。」真人歎道：「罪狀未形，惡果未顯，怎忍擅開殺戒？」那宰官最有愛民之心，一聞此事，再也放不過他，忙說：「仙師既不肯開殺戒，我二人卻是朝廷大吏，理應為民除害，請借法師寶劍一用，縱有天愆，某等願共任之，與法師無干。何如？」真人笑道：「大人們為國為民，有何大愆。既如此說，貧道就將佩劍奉借。」說時，取出寸許長一柄小劍，迎風一晃，一化為二，指著說道：「這是雌劍，這是雄劍，聞土地說，這龍修成雌體，須用雌劍，方能斬他，大人切勿弄錯。」宰官把雙劍一起接在手中，仔細端詳了一回，見那劍雖只寸把長短，卻是光燄閃爍，冷氣逼人，近面一照，不禁打個寒噤，笑道：「龍大劍小，可能適用麼？」真人大笑道：「大人莫小覷此劍，貧道從元女學得天遁劍法，此劍又經三千年的鍛鍊，能小能大，能隱能現，隨心所欲，無不如志。平時不用，就要小至無可再小，亦無不可。如今既要用他，大人愛他怎長，就得怎樣長，要他如何短，他就如何短。擲去如矢，其疾如風。鋒尖所及，千萬里不為遠，百步內不為近，是真仙家奇寶，豈世上所用凡火鍛鍊之頑鐵所能比擬麼！」宰官大喜，正想尋覓瞎龍所在，驀地，那龍又是一個轉動，船身一陣大蕩。那真人坐在船尾，神色不變，指指點點，說那龍頭所在。那持劍的宰官，卻早慌得手足無措，把真人囑咐的話，忘記得乾乾淨淨。

伸手一擲，把雄劍丟了出去。但見一道青光，向龍頭馳去。真人慌叫：「錯了錯了！怎麼用了雄劍！」一語未了，那劍已回至宰官手中。一霎時，風浪越大，水面上探出一個碩大的龍頭，在那雲霧迷離中，向真人等連連點了□幾個頭，方才輕輕回身，向遠處漸隱入水，不可復見。

這一來，把兩位宰官嚇得驚惶失措，神智不清。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只見那真人歎息了一聲道：「數之所定，人力真不可回。想此畜潛身水底，修煉多年，以一纜繩修到如此地步，卻又生成善根，不敢肆惡，這都是很難得的事，宜受天心眷注。雖有小小口腹之過，究竟情有可原。方才貧道不肯除他，也就是體好生之德，憐向道之忱，絕非世人煦煦子子的小仁小義可比。怎奈二公不依，必欲為民除害。誰知倉卒之中，顛倒雌雄，錯用吾劍，害之適以愛之，殺之正以全之。本來此物百骸都備，獨少眼目，若要修成兩眼，至少還要五百年功行。今得此劍一刺，戳破兩個窟窿，正好成為一對眼睛。倒不是大人玉成了他五百年苦功麼？」二宰官聽說，呆呆相向，不知所云。那真人把劍收回，入手就並合為一。此時浪靜風平，日色當午，真是光頭最足，熱力頂盛的時候。真人把劍向著日光一照，笑道：「此畜也著實可惡，我成全了他，他卻污了我的寶貝！」說罷，向陽一吹，那劍發出萬丈金光，耀得人眼花繚亂。再一凝視，真人只剩一雙空手，不曉把寶劍藏在什麼地方去了。宰官定了定神，方問：「法師怎知此劍替他刺成雙目？況且一擊而中，自然只有一眼，怎又說是兩個窟窿？」真人笑道：「陰陽相感，而生萬物。若兩陰兩陽，同性相遇，往往反以致害。此物既修成雌體，大人反用陽劍去刺，他陽氣所至，凡有所接，即相感而生。大人之劍，剛剛擲在他的頭額，豈非替他造成修

煉未成的雙目嗎？再則以劍刺物，往往洞穿身體，一邊進去，卻從那一面出來，一出進，豈非兩個窟窿？此皆數有前定，故能機緣巧合。想是此物命不該絕，坐享後福，所以得此巧遇。就連貧道與二位大人今日之游，也似專為他刺眼而來，豈不奇怪呢！」兩宰相都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將來他要害世禍人，反成你我之罪了！法師設法再施神術，趁早剪除了他，免得流毒人間，自增罪狀。」

真人笑道：「這更不必，兩位大人不見那龍入水之時，向我連連點頭麼，這就是□分感謝，虔誠施禮之意。你我既受了他的頂禮，怎能無端相仇？況且此物出身極賤，偏能具此烈性，有此福緣，可見不是作惡之輩，將來之事，倒也不必過慮。再說一句狂妄的話，假如此物修成全體，反肆暴行，你我自然免不得處分。事已至此，也叫做命中所定，要逃也逃不去的。只有到了那時，再作道理。斷不能在他一心修道之時，忽而成全於他，忽又加害於他。似此反覆顛倒之事，斷非仙家所宜。要知違天不祥，背理不順。不順不祥，災必及身，倒不是懼那區區孽畜，不敢和他計較也。」兩宰相聽說，默默不語。真人又道：「話雖如此，貧道為防他作惡，勸他上進之故，可施點小法力，令他知微知感，於他本人，也非無益呢！」說時，伸手向水底一招，那條巨龍又慢慢地騰身而上，饒是□分謹慎，□分矜持，兀自把水面晃得和波濤上下一般。看他昂起頭，朝真人點頭為禮。

真人正色吩咐道：「你是一條箴鱗，修成龍身，又得貧道一劍成眼，省去很多功行，你的福緣可算不淺。從今以後，你該加倍精進，勿怠勿懈，更不得多害生靈，禍及行旅。現今雙目已成，只須三月功夫，便可完全發光，且係我仙劍所開，光耀比眾不同。近觀能察秋毫，遠望可及千里。那真是千載難逢，可遇難求的機會。你若自甘滿足，不知上進，豈不可惜！不但正果無期，尤恐獲罪上天，負你多年功行。再若白恃些小技能，為非行歹，那麼，性命既難保全，死後當打人九幽地獄，不得超升！我如今為勉你上進，助你成道起見，離此百里之內，設下一重刀關，不僅是你，以後在此江內，凡以生物修道者，都要鑽過此關，方可脫離塵俗，上登仙界，如不能鑽過，休想輕試。因此關底蓋中間只留一縫，其細如繩。非把法身化得細逾絲線，決難過去，而且一觸此關，底蓋猝合，立刻身首異處。這是最危險可怕的關隘。並非貧道有意和你等為難。一則見成道之難，而後顯出功成之可貴；二則有此一關，凡修持未至者，不敢自己滿足，卻可常以自敬；三則有此法力，便與神仙無殊，將來正果之後，不致被人輕侮。你看此法如何？」那龍連連頓首，現出萬分心服的樣子。真人喝一聲：「去吧！」那龍又把頭點上幾點，拂然而逝。真人做了此事，別了兩宰相，自回洞府。

仙家日月，比眾不同。轉眼之間，又過了七八□年，卻才是縹緲真人在灌口點化平和，成全老龍之時。縹緲真人和火龍真人，同出老君祖師門下。他倆成全兩龍之時，原出無意，卻早被老君知道，算準東、西兩龍，該在兩位真人手下成道。成道之後，大有一番際遇。因此吩咐他們，各人把自己種下的因緣，速去收成結果。凡是物類成仙，必須先轉人身。縹緲既用兩魂合一之法，成全了灌口老龍。火龍也要設法，著那條箴龍，也去凡人肚子裡一轉。因此別了縹緲真人，急急忙忙駕雲前來，直至七里瀧。知道箴龍開眼後，整整苦修了七八□年。先時還不免吃些生物果腹，後來習得道氣辟食之功，每天只覓些水中葦草之類吞入肚中，便可不覺饑餓，而且把個身子修煉得能大能小，可粗可細，端的成為一條得道通玄的神龍。火龍真人如何不喜！施個召龍訣，把他喚上水面。那龍一見真人，也似悲喜交集的樣子，將自己身子繞成了絕大圈兒，周圍抱住真人，卻把個龍頭，對準真人面上點頭不已。真人少不得有一番嘉獎，帶著他渡過那個龍關。那龍果然化成細如髮短如蚓的身子，戰戰兢兢，向龍關中間一鑽。那關是仙人設立的機關，若有生物過去，上下兩鋒猛地切合攏來。但聽水中一陣龍鳴，兩岸山谷一齊震動。未知此龍性命如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